

“内幕”大曝光

徐焰 著



团结出版社

“内幕”大曝光

徐焰 著

2
18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幕”大曝光/徐焰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5

ISBN 7-80061-164-7

I. 内… II. 徐… III. 军事-纪实文学-畅销书-书评
IV. ①G236②I2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3039 号

团结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北京 龙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4 年 11 月(32 开)第一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 千字 印张:9

ISBN7-80061-164-7/Ia·278

定价:7.70 元(平)

作者简介

作者徐焰，国防大学教授，上校。1969年入伍，当过工兵、炮兵和基层政工干部。后就读于吉林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军事学院、国防大学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军事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参加过中央党史和文献机构的集体编写工作，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做过访问学者。近十年来曾出版和发表过史学著述近二百万字，其中有的著作曾获全军学术一等奖、国家图书二等奖，有些著述在海外被翻译和出版。部分著述还翻译成日、英文。《“内幕”大曝光》一书，是作者针对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编造历史的“纪实”作品所写成的评论汇编。

目 录

- 假酒、假药、假历史** (1)
- 金钱冲击下的军事题材创作
 - 编造历史却又要冠以“纪实”
 - 歪曲描写领袖人物
 - 凭空虚构的无知
 - 不忠于事实，怎能忠于真理？
- 对毛泽东的歪曲描写** (17)
- 编造毛泽东的婚姻生活
 - 以造“神”的方式来塑造统帅形象
 - 曲解毛泽东的人际关系
 - 误传毛泽东的重要活动
- 歪曲东北解放战争史的《雪白血红》** (57)
- “充满爱”的战争观
 - 林彪“挽救了党”？
 - 蒋经国“伟大”何在
 - 围困长春真相
 - 林彪让朱、毛下台？
- 失实的《黑雪——出兵朝鲜纪实》** (101)
- 虚构领袖决策过程
 - 关于周恩来访苏
 - 关于彭德怀发脾气
 - 描写抗美援朝战况的失实之处
 - 关于“斯大林沉思”

《喜玛(?)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实录》百谬…… (144)

古镇邦迪拉的领土归属问题

达赖“避难”的虚构描写

中印边界争端

“毛泽东西山遣兵点将”的描写违反历史

不实的国际背景

“西藏的领土完整”?

《插上翅膀的龙》的史实错误 …………… (197)

关于宋美龄“涉足军界”

关于赫鲁晓夫“心血来潮”

关于中国航空梦

谈《冰点下的对峙——中苏边界之战辨伪》…………… (218)

所谓苏联托管新疆

关于“中苏边境陈兵百万”

关于珍宝岛事件

《东方的落日——苏联紧急出兵中国》的“内幕” … (251)

关于东北之争

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

关于争夺堪察加半岛

后记…………… (276)

假酒、假药、假历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潮流，出版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近年来，一批批以革命战争时期或建国后军事斗争为题材的纪实作品相继问世，诸如《志愿军战俘记事》和“中国革命斗争报告丛书”中《蓝色三环》等作品，确实在思想性、史实性和文学性上都值得称道。这种纪实作品的形式和格调新颖，又受到社会上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的欢迎。可是，如同当今社会上有优质产品受欢迎即容易出现假冒一样，一些打着“纪实”、“实录”之名编造和歪曲历史的作品也随之上市。它们与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令人谈而生厌的大量假酒、假药一样，也属于精神产品生产领域中的伪劣产品。

在历史题材的作品创作中，出现某些错误是难免的，尤其是许多历史事件的细节说法不一，不少历史资料的真伪需要鉴别，因此在记述中无意出现一些错误不足为怪。我们所要谴责的，并不是这种主观上想求实而实际上难免出现的误差，而是要抨击那种以谋利为目的而不负责任、有意造假历史的行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在历史书籍中追求猎奇，编造“从未披露过的秘闻”也能赢利，于是以假充真的现象即就此愈演愈烈。只有煞住这股歪风，在图书发行领域开展“打假”活动，才能澄清这些假历史所造成的一些思想混乱，真正对广大读者负责，并在史学和文化领域中树

立起好的创作风气。

金钱冲击下的军事题材创作

任何作品的写作都有其指导思想。军事历史题材的作品创作，过去在教育人民，鼓舞军民革命斗志的基本宗旨指导下，在我们国内和军内曾有过光荣的传统。由于以往军事斗争的过程不仅气势磅礴，其间的许多内容又十分壮烈、辉煌、曲折和动人，单靠教科书式的战史是难以全面反映的，因而需要大量生动的纪实性作品。在战争年代和建国之后，曾有一大批优秀纪实作品问世，以其既活泼又真实的表现手法，起到了单纯的政治课往往起不到的作用，教育了军内外几代读者。

不幸的是，在“左”的思想泛滥时，“假、大、空”的宣传一度取代了纪实性的历史表述，造成了许多人对过去战争认识 and 理解的空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事历史题材的创作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不过应该承认，近年来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军事历史题材的作品也出现了一些庸俗化和弄虚作假的倾向。假、俗再加上部分作品的观点错误，成为这一题材创作中的大害。

弄虚作假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作者为迎合许多读者想了解以往历史特别是一些“内幕”的心理，在本身并不了解内情的情况下凭想象编造历史情节。由于离开战争年代越来越久远，加上过去对领导人的许多重大军事决策长期不公开介绍，因此许多中青年人对过去军事斗争的历史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尤其希望了解上层决策的情况。过去那种单纯介绍交

战过程，以干巴巴、概念化和公式化写法完成的战史，除专业工作者和当时历史的亲历者外，被多数人认为枯燥难读，很难在广大非专业人员中找到销路。在这种状况下，造假更容易赢得市场，并在许多读者甚至在一些学术单位起到了以假乱真的作用。

庸俗化的表现，则主要反映为有的作者为了吸引情趣不高的读者，扩大销售，故意在作品中加上一些与主题并无重要关联的格调低下的情节。由于作者事实上又不大可能了解这些庸俗的细节，许多情节只有靠想象来杜撰，所以庸俗化又往往是和造假紧密相结合。如林青山所写的《林彪传》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大段林彪与叶群的“床上戏”，不但粗俗令人作呕，而且全系胡编。一部能真正吸引人的军事题材作品，固然可以加上些生活描写（但也必须是真实的），却不能靠庸俗化的佐料，而要依靠可靠的史实描写。那种既虚假又庸俗的描写，即使能暂时吸引部分读者，也会起到错误的导向作用。

观点错误，则主要反映为丢弃我们国家和军队的作者所应有的基本立场，追随社会上错误的政治动向标新立异，反对和丑化正义事业和革命战争。持这种错误观点进行创作，在历史资料的取材和总的历史面貌描写上必然也会出现严重的歪曲和虚假。以这种方式来吸引读者，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往往更为恶劣。

军事历史题材中出现的这些错误现象虽然是商品经济冲击下的产物，但却并不代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图书市场的正确方向，反而恰恰是对图书市场中贯彻正常的商品经济原则的一种干扰。我们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图书领域

域中当然要考虑市场需求即广大读者的心理，军事历史题材的创作也不例外。不仅如此，脱离广大读者特别是中青年的要求凭主观愿望去硬性规定题目和写作方式，其成品势必得不到市场，也就得不到群众，再好的愿望也会在被教育者那里落空。可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去创作，决不等于可以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不顾社会效益，可以弄虚作假。尤其是弄虚作假的行为，往往是钻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空子，在真正发达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中是要受到严厉谴责和制裁的。因此，对军事历史题材创作中的错误倾向进行说理性的严肃批评，并坚决煞住这股歪风，才能保障商品经济的原则在图书市场中得到正确的贯彻。

编造历史却又要冠以“纪实”

纪实文学绝对不能是虚构文学。当前一些编造历史的作品往往都打着“纪实”和“实录”的旗号，可是大量情节都是凭想象和虚构编造的。这种作法，既根本违反了纪实作品的基本要求，其许多弄虚作假的方式即使在历史小说也不能允许。

一切历史题材的作品，包括史学著述、带有文学色彩的纪实和历史小说，都有其共同要求，就是要有历史的真实性。当然它们也存在区别，那就是史学著述着重以逻辑思维的方式，把大量丰富的历史现象加以综合记述，再升华为抽象的概念给人以启示；文学纪实和历史小说则侧重以形象思维的方式，从历史现象中抽出有代表性的画面，形象地展示给读者，使其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也受到真实历史环境的感染。概

括地说，二者都要求真实，不过一个是要服之以理，一个是要动之以情。这些，也是辩证唯物史观对历史题材作品的基本要求。

所谓“纪实”，“实”又是基本要求。查现代辞典的“纪实”、“实录”，其注都是现场的文字记录或现地真实的报道，并没有说明可以允许其中有凭空虚构。可是近年来有的军事历史题材的作品既打着“纪实”和“实录”的旗号，在不很注目的地方又自我解释其作品是小说，允许虚构。这种解释，等于把作品说成“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在逻辑上完全自相矛盾。

这种从形式逻辑上说不通的现象，在市场商品经济的需求中却容易得到解释。从广大读者的心理看，人们想知道的是真实的历史，所以要打起“纪实”和“实录”的招牌招徕顾客；可是自己因知识和掌握的材料所限，所写的许多东西其实又是自己凭想象所杜撰，发表后可能引起批评，于是又以“小说允许虚构”之名来搪塞。这种“纪实”的流行，在图书市场上和读者中造成了很大的认识混乱，不少人以假当真，以讹传讹。如标明为“出兵朝鲜纪实”的《黑雪》一书，不少细节从文学角度看确很生动，可是从历史角度看却是违反史实的编造。如书中所描写的周恩来访问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出兵朝鲜的情节，其实是艺术虚构，却因其自称“有史实依据”被一些人信以为真，居然多份小报和其他一些纪实作品将其作为信史登载和引用。甚至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的外交艺术》一书中，还把这种小说虚构当成记述周恩来活动的根据，结果又有些刊物以山东大学出版的这部书为根据，再次把虚构当史实来传播。这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是

对真实的纪实作品的曲解，如不制止，势必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用“纪实”之名造假的风气。

对纪实作品的这种歪曲，不仅在文学领域中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在史学领域中更是对优良史学风气的败坏。在我国古代，正直之士就一直推崇实录性的“史家笔法”，凡出言，信为先，以无可辩驳的史实使读者相信、诚服。直至今日，这始终是历史题材纪实创作的基本原则。在革命战争年代及五十年代，曾涌现了一大批描写战争题材的优秀纪实文学作品。至今许多人仍熟悉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却以毫无虚假夸张的真实记述，生动地向全国亿万人民展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斗场面和英雄形象，此后一直成为人们了解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真实写照。“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作品中令人厌恶的“假、大、空”，其中最可憎恶的也就是“假”。如今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造假现象，不能说与这种不良作风的影响没有关系。

如果取下“纪实”和“实录”的名义单纯以历史小说而论，这一文艺创作形式确实是可以进行部分虚构的，甚至许多带有艺术性的联想是不可少的。然而这种艺术想象也要合乎历史矛盾和冲突的基本性质、基本态势，应有充分的史料作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认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进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也必须深入社会生活取得创作的源泉。在历史小说中，对现代重大历史人物的经历和实事，对于重大事件的经过和时间，也是不能随意虚构和编造加工的。撰写书中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必须从历史生活的实际出发，采取“钻进去”，然后“冒出来”的方式，了解当时的历史和各种条件，以及各个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并知

道当时战争的各种情况，包括使用的武器装备、战场的大致情况、当时的习惯和常用语言、人的心理活动、乃至战区的风土民情，才能在小说中反映出真实的历史和那一时代活生生的人物。

在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一些自称“纪实”、“实录”兼“小说”的作品，不仅出现了许多纪实作品中所不能允许的虚构，而且书中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也错误百出。历史人物所说的话，用的是当代的语言；描写当时战场的作战，是以现在的模式来套；当时的生活环境和习俗，也处处失真。这样的作品即使是作为历史小说，也是败笔，何况还自诩为“纪实”和“实录”呢？

雨果曾说过：“舞台上有两种东西能激起观众的热情，那就是向着伟大，向着真实。”自古以来，战争舞台上的剧幕以其特有的流血和悲壮的特色，尤其能激发观众的情绪。描写军事历史题材的作品，只要能从真实的事例中搜集到典型形象，如实地加以反映就很感人。在这方面，不需要对历史进行编造，弄虚作假的行为对艺术创作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歪曲描写领袖人物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毛泽东热”，许多读者又很想知道过去长期讳言的领袖人物进行决策的过程，于是应运而生，一些军事历史题材的作品中着力描写了所谓“高层次”的场面，特别是描绘领袖人物的活动。应该坦率地说，这类描写有很大一部分是不成功的。有的作者以自己的现在的思维方式来解释领袖人物当时的活动，有的作品把一些讹传当成信史，更

为严重的是，有些作品还大段大段地凭空编造领袖人物言论和活动，以致严重歪曲了领袖形象和决策过程。

要想揭示领袖人物作为战争指导者、统帅的特定本质内涵，就必须深入那个时代具体的军事斗争之内，了解领袖的思想、功勋和心灵，才能有深度并如实地表现出战略决策的过程。作者本身才疏学浅，对领袖的思想和活动又知之甚少，如何能够写好领袖的活动和言行？正如古人云：“本源秽者，文不能清；本源粗者，文不能细；本源小者，文不能大”。然而，有的作者在不熟悉战史和领袖人物决策过程的情况下，就动辄描写“高层次”和战争的“全景”，只好凭道听途说，或以浪漫的想象，洋洋洒洒地大篇大篇在军事历史的“纪实”、“实录”中编造领袖的活动和言论。可想而知，在这种脱离生活源泉的情况下进行的创作，其成品与和人们所厌恶的胡编乱造必然毫无二致。

近年来在描写毛泽东的作品中，除了一些“剪刀作者”和“复印机作者”把别人的创作拼凑贴合成书外，还存在许多凭空编造领袖的活动和言论的现象。例如在自诩为“战史文学三级跳”的《喜玛（？）拉雅山的雪》、《冰点下的对峙》和《东方的落日》三本书中，都以相当大的篇幅描写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决策活动，其中还编造了大量对话。这些编造，绝大多数内容都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所杜撰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话中竟然还出现大量违反我国外交政策和民族政策的谬误，以及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常识性错误。这种不负责任的凭空编造，把自己因缺乏历史知识而出现的谬误硬加在领袖口中，不仅歪曲了过去一些重大决策的真实面貌，也是对领袖人物的一种亵渎。

记述领袖人物活动的纪实文学，是描写真人真事的历史作品，必须从历史和革命领袖本身的思想性格出发，从人物特定的生活和行为逻辑出发。在生活宝库中有丰富的素材，对于领袖人物的活动近年来也有相当多的回忆和写实问世（当然其中也有不准确之处需要鉴别），探寻这些真实而又活生生的例子，并从中加以精选，可以为军事历史题材的纪实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而不需要也不应该进行凭空编造。

当然，记录领袖的历史活动，特别是一些关系到政治军事决策的情况，必须经过考证和核对史料，单凭回忆录是很难保证准确的。例如近年来一些在毛泽东身边的同志回忆往事的文章书籍，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的宝贵资料，特别是一些十分生动的素材。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不少回忆录在年代、历史背景、出场人物等方面都出现一些错误。其实这些当事者回忆出现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他们或是受当时身份的限制对历史全貌了解有限，或是因年代久远记忆出现差误，关键的问题在于记录整理者要认真加以核对和研究。权延赤近年来撰写和整理了不少回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纪实作品，对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展现毛泽东的历史本来形象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美中不足的一点，就在于这些作品中对历史情况核实不够，熟悉党史、战史的同志一看就能找出一些明显的纰漏。其实，近年来正式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和中共党史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叙一般是比较准确的（当然因有不少人嫌其枯燥，销路同纪实作品远不能相比），有关领袖活动的战争背景、年代等其实核对一下，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认真下这方面的功夫，尽管成品多则多矣，却势必降低其价值。

几年前，严家其和他的妻子高举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就是凭着不实的史料和自己的曲解拼凑成书的典型。该书凭着手头那些文革小报式的传闻，以及自己想当然的编造，随意描写毛泽东等人的活动，其中违反史实的编造和传谣之处俯拾皆是。如他们知道毛泽东发表过一篇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于是就想当然地写道：“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然而历史事实是，这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毛泽东从未“贴”过，而且严格地讲是用小字写的，即写在当年6月2日《北京日报》所转载的社论左边，后由中央全会印发。诸如上述凭想当然出现的谬误，客观上都起到了在历史问题上造假的作用。

描写领袖人物的历史活动出现错谬，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凭自己现在对事物的理解来主观地解释或想当然地描写领袖当初的活动。例如毛泽东的婚姻家庭生活近年来成为人们所注目的题目，而一些作者并不了解五四时期及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对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基本观念，想当然地对他的一些婚姻和生活情况进行解释，结果自然是牵强附会，文不对题，甚至出现谬误。再如近年曾有人以一个患有精神病的老人的疯话为根据，就写出了一本记述所谓“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龙”的书，更是满纸荒唐言。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活动，特别是建国后的重大决策，还牵涉到许多影响至今的政治性问题，描写这些活动时更应格外慎重。这方面即使无意出现错误，影响也是不好的。至于描写领袖人物时胡编乱造的作法，则不仅在创作原则是讲是一种不良表现，在政治上至少也是极不严肃的。在

纪实作品中制止滥造假历史的行为，对领袖人物活动的描写应是一个重点。

凭空虚构的无知

在“纪实”创造中靠虚构猎奇，凭空造假，是一种无能无力的表现，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对所写之事无知和无调查研究。写出过好的军事纪实作品的人并不一定是专职的史学工作者，但是肯定对所写的历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历史题材的作品，最忌作者主观随意性的生编硬造，这已经强调了许多年，可是这类脱离史实的生编硬造现象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仍然有增无减，究其最主要的根源，正在于一些创作者虽然缺乏历史知识方面的基本功，又不愿下功夫认真学习和调查研究，全凭想象贸然下笔。

古往今来，凡是能写出较好的历史题材作品的史学家、文学家都十分注意进行资料的搜集和情况的调查，真正掌握大量可靠的史料并进行认真研究，才动笔成文。如司马迁的《史记》既是史学著作，也是出色的文学作品。《史记》里面有许多情节写得生动感人，并不是作者凭空虚构，而在于十年如一日的艰辛搜集资料和“披阅千载”的研究整理。为了描写秦军攻克魏国都城大梁一节，司马迁曾亲到大梁城下观看水灌城池的遗迹，并找当地人搜集过去的口头传说。再如《第三帝国兴亡史》的许多政治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是其作者查阅了相当几吨重的历史材料，书中许多生动的描写，正是从大量典型的史实例子中精选出来的。前几年出版的《志愿军战俘记事》有许多精彩之笔，也在于作者进行了